

◀ (上接 10 版)

07-1), 他和牟润孙的对话, 当是在上一世纪 30 年代所说。

可见当时胡玉缙研究《四库全书》在学界的影响。

到了 1936 年,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, 他感到时局的变化, 且自己年纪也大了, 于是离开了生活近 40 年的北京, 南迁苏州, 在苏州光福的镇虎山桥安居。拥书著述, 闭门谢客。该地离清代著名学者惠栋“四世传经”的东渚不远(王欣夫先生认为他离京是反对日寇侵略)。

这时, 胡玉缙专心于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》的撰述。他深感此事即使有“五百年之寿命, 亦不能尽”。只想“得寸则寸, 得尺则尺”, 也就是尽力而已(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1229 页,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2 年), 表现了一种孜孜不倦的献身精神。

1940 年 7 月 14 日, 胡玉缙因病去世。临终前, 把遗稿托付给他的后学, 也就是王欣夫先生(见《许廛学林》载王欣夫《吴县胡先生传略》中华上编, 1961 年, 又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》的《前言》)。

#### 四

王欣夫先生受托, 整理胡玉缙先生的遗著, 在学界又引发了另一段纠葛。

胡先生临终前, 关于遗嘱之事, 除家人外, 函告了湖北的卢弼先生。这是因为, 他和卢弼之兄卢靖同出黄彭年之门, 和卢家有多年交往之故。卢靖(1856—1948), 湖北沔阳人, 号木斋, 数学家, 藏书家。曾任保定大学堂监督, 直隶提学使, 先后创办天津、保定、奉天等图书馆。民国后, 出资创办学校, 1927 年, 出资建立南开大学图书馆。抗战时, 向西南联大捐资(见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》63 页, 北京燕山出版社, 1999 年)。

卢靖本想编制《湖北丛书》分为三编, 分别为“四库”著录者, “四库”存目者, “四库”未收者, 似乎也“四库”之学有关联。胡、卢不仅有私交, 在学术上也有交集。

王欣夫先生受托之际, 正逢 1940 年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。加上抗战胜利后的国共两党合作破裂、三年的解放战争, 世态动荡。如卢弼所言: “欣夫于戎马仓皇、历年兵火之际, 仍保持绥之遗稿, 如护头目。十余年中, 编校缮写, 心力交瘁。百折千回, 始终不懈。”(前引卢弼《许廛遗书序》) 虽

想要把胡玉缙先生的遗稿整理刊印, 但因数量巨大, 整理不易, 数年未成。

1936 年胡先生离京之时, 有画家汪孟舒(一作凤舒)为他画了一幅《绥之雪夜校书图》。当时学界名流纷纷在画上题跋。其中包括杨树达等先生。

胡先生去世后, 藏书散出, 颇受有关学人关注。王先生曾说: “邑有某人者, 好收前人稿本而辄藏之。及胡书散出, 求遗稿不得, 而闻在余处, 则大怒。遂腾谤谓余掠夺而乾没之。”

此说传到北京, 汪孟舒闻传言, 信以为真, 以为有人“干没”胡先生遗稿, 于是在自己画的《绥之雪夜校书图》上, 再加了一段题跋, 措辞颇严, 意思是藏书被人取去, 多年未出, 云云。

此后, 汪孟舒把加上了“措辞颇严”题跋的《雪夜校书图》, 再请卢靖题跋, 被卢弼见到, 大

变, 致折触无余”(以上有关引文, 见卢康华《新见王欣夫先生致卢弼函十通释文》第五函。近日复旦大学卢康华同学见示)。

“恶币骤落, 时人多咎欣夫措置失当。”(卢弼《许廛遗书序》) 于是, 便出现了更苛刻的风评: 意思是王先生不仅“乾没”遗稿, 还借此骗取钱财。王欣夫先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。深感自己“不善经理, 深愧无以对诸公之热忱”。

同时, 他自认打心无愧, 不顾风言风语, 继续努力, 想要把胡玉缙的遗稿流布于世。曾想请友人过录数本以传, 但终因数量众多而未成。又想通过当时在合众图书馆的朋友顾起潜先生“蓝晒一部存馆”, 以表明“遗集早已编成, 并非讹诈”(见《新见王欣夫先生致卢弼函十通释文》第五函), 但此事最终也没有结果。可谓到处碰壁, 道路坎坷, 举步维艰。



胡玉缙藏书(铃印“元和胡氏玉缙所藏”)

#### 五

上世纪 50 年代, 王先生转到复旦大学任教, 生活比较安定, 得以安心推动胡玉缙先生遗稿的出版。

此事得到中华书局的支持, 在 1958 年, 中华书局出版了《许廛学林》。卢弼在《许廛学林序》中说: 王欣夫写定了“《许廛学林》《四库全书提要补正》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》《四库未收书目续编》《许廛经籍题跋》五种, 陆续校印”。

1964 年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》六十卷, 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》二卷排印出版。出版以后王先生把所得稿费, 用来归还当初募集资金的援助者(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1229 页)。

胡玉缙先生遗稿的主要部分, 终于问世。王欣夫先生也放下了压在肩头多年的重荷。关于参与王欣夫保存、整理、刊印胡先生遗稿之事, 卢弼先生有诗曰: “千金一诺重千斤, 胡叟遗编重艺林。卅载神交劳梦寐, 文章道义结知音。”(见王欣夫先生《蛾术轩日记》1966 年 6 月 25 日) 作为学术界的一桩公案, 大致可落下帷幕。

但还有两个问题, 需要说明一下。

其一, 当年指责王欣夫先生的, 是何人呢? 王先生稿子中未详其名。

近日有王欣夫先生的信札书函在世间流传, 据卢康华《新见王欣夫先生致卢弼函十通释文》所载资料可知, 其中有徐行可(恕)先生(见第四函)。徐恕(1890—1959)字行可, 湖北武昌人。富家子, 以收集书籍, 尤其是名家抄、稿本闻。治学广泛, 金石考证、经史诸子, 目录志略, 多有研究。收集大量稿本、藏书。歿后, 所收典籍、文物, 捐赠国家, 现存湖北省图书馆、博物馆(见《续藏书纪事诗》44 页, 书目文献出版社, 1987 年)。

从徐行可先生的言论中, 可见当时社会上, 主要是在学者圈中, 确实有着各种对于欣夫先生不利的传闻。但胡玉缙先生的遗稿得以保存、整理、出版, 王欣夫先生之功, 实不可没, 可谓不负先生之托。

其二, 《许廛学林》的扉页, 标明“许廛遗书之一”, 那么除了已经出版的《许廛学林》之外, 胡玉缙还有没有其他的著述呢? 王欣夫先生编辑的“许廛遗书”的全貌如何呢?

胡玉缙的著述, 实际上除《许廛学林》《四库全书提要补正》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》刊出之外, 还有不少未刊。

王欣夫先生又陆续整理编辑了遗稿, 收集了其他的遗著, 编成了《许廛遗书》, 据笔者所知, 胡玉缙先生的著述有: 《穀梁大义述补阙》七卷, 此书原来假名弟子张慰祖刊出。《说文旧音补注》一卷《补遗》一卷《续》一卷《改错》一卷, 《甲辰东游日记》一卷。

加上王欣夫先生收集、整理编定的有: 《释名补疏》(一作《释名疏证》见《许廛学林序》)、《独断疏证》《新序注》《说苑注》《论衡注》《读说文段注记》《金石萃编补正》《金石续编补正》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》二十四卷, 还有《许廛经籍题跋》二十卷, 《许廛遗集》十六卷, 《许廛随笔》八卷等(其中有些内容或已收入《许廛学林》)。其中的《许廛经籍题跋》定稿本已经送交出版社, 编辑也做了整理, 不

知何故, 未能刊出。现在, 此最后的排印稿本仍在。

《许廛学林》二十卷, 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》六十卷, 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》二卷刊出后, 到 1998 年, 上海书店出版社重印了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》六十卷, 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》二卷。2002 年出版了《续四库提要三种》。其中两种是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》《许廛经籍题跋》, 俱按“经、史、子、集”, 各为四卷。又有吴格教授从齐鲁书社影印的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》稿本中录出胡先生所撰的 85 篇提要, 题为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礼类稿》。

王先生整理的胡玉缙先生的稿子, 有的存于复旦图书馆, 有的在笔者处, 有的可能已经散失了。胡玉缙先生的著述, 作为《四库全书》以后, 个人编著的最重要的“四库学”论著之一, 作为那个时代的重要学术遗稿, 有志者或可再收罗整理出版。编成的《许廛遗书》未能全部刊出, 或是王欣夫先生未竟的遗愿之一。

关于胡玉缙的学术成就, 叶景燾(1874—1949)曾有这样的评价: “精于四当(按: 章钰), 暨于笺经(按: 曹元忠), 博及群书, 语有断制, 非但以著述为长者。此老真不凡才也。”

王欣夫认为: 胡先生“早岁专力治经, 卓然经师。继乃博览群书, 不薄今人。两渡东瀛, 所见益广。每发议论, 洞澈古今, 明通切实。惟深于古者能不泥古, 达于今者能不趋今。岂与媛媛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者并论哉。时代迁移, 虽或于今不合, 然在光、宣之间, 实为通儒。”(见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1394 页)

百多年来, 胡玉缙的人生和著述的经历,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各种现象。胡先生及其周边交往的不少学者, 可视为清末民初中国学术天空中一团传统的星云, 当然, 这块星云没有新出现的流星雨那么耀眼, 那么被人关注。随着时代变迁, 渐行渐远。他们之间的纠葛缠络, 相互影响, 也渐渐淡出了学术的视野。

但是, 他们确实存在于中国学术的长河之中, 他们的思维模式、价值取向、对于社会变化的态度, 他们的成果、他们的缺陷、他们曾经有过的辉煌和逐步消逝的苍凉, 都是留给我们的人生经验和学术遗产。对此加以吟味、斟酌、思考, 或许才是回眸这远去星光的意义之所在, 才是值得今人和后人回味和深思之处。

(作者为日本国立金泽大学名誉教授)